

20150726 時代力量中部暑期培訓營_Part 1 黃國昌：我對台灣未來的想像

大家好，我們要不要坐前面一點，這樣感覺好像滿拉散的，你放一個固定的位置我配合你，這樣好不好，這樣你就不要用手拿著拍，不然你這樣很累，我們可不可以往前坐，都可以啊，我的意思是大家坐比較集中一點比較好講話，我不會把今天定位成是上課。

你們今天是第一次參加活動的可不可以舉手，12345，其他的朋友之前就已經參加過了，熟面孔都看過，你為什麼會來參加柯律的活動，因為只有五位朋友可不可以簡單讓我知道一下，從他們開始好了，然後你們稍微講一下。

(分享)

很高興能夠有一些新的朋友來加入柯律的團隊，柯律師我相信她過去很長一段時間在台中這樣，參與很多環保的運動，台中這邊非常多的社團對柯律師這次要參與台中市的立法委員，大家都是全力的支持，接下來等到明年1月16號以前，會有滿密集的選舉的活動，在這選舉的活動當中，從我們一開始做這件事情的初衷，當然是希望把柯律師能夠送到國會當中，去實現一些我們希望能夠達到的改革，但是在另外一方面，時代力量作為一個新的政黨，我們也會，我這樣說好了，時代力量成為一個新的政黨，我們要做的事情絕對不是只有2016年的選舉，而是接下來可能在10年20年當中，能夠自己期許我們臺灣一個承載進步價值的政黨，那因此也會希望在選舉的這個過程當中，一方面去找到更多志同道合的夥伴，為了我們接下來，近期來講當然就是2016年的選舉，長期的來講選舉以後進入國會的表現，到18年的時候地方的選舉，2020年的時候，一路下去能夠找到更多的夥伴為這個共同的目標而奮鬥。

在另外一方面也會希望我們找到一起奮鬥的夥伴，在這個過程當中，一方面自己能夠有歸屬感，在這個過程自己也能夠有成長，而不是單純的好像在投入自己的時間跟精力，也就是在這個過程當中，目的絕對不是只有把柯律師送到立法院，目的也在於我們這群夥伴能夠藉由在這個過程當中去增長自己的歷練，然後去深化自己的想法，讓這個新的政黨能夠有越來越多對於公共事務的參與有想法而且有行動的夥伴跟我們一起努力。

我自己在，因為今天的題目我剛剛看了嚇一大跳，就是我心目中未來的臺灣，還是我心目中未來的國家，講這個主題其實我可以用簡單的20秒把它講完，我也

可以用好幾個小時去說明，簡單20秒的版本就是我希望臺灣可以成為一個尊重人性尊嚴，讓每一個人有公平的機會按照自己的偏好跟興趣去追逐自己人生理想的正常化國家，這個是一個最抽象的版本，當然在這個最抽象的版本的後面，接下來就會牽涉到一些具體目標的設定，那些具體目標的設定完了以後，以我們現在所面臨的情況來講是怎麼做到這件事情，這個才是非常困難的事情，就是把目標設定出來，有的時候大家對於目標有不一樣的界定，誰的目標界定比較好，這是可以討論的。

第二個層次是，對於我們一個新的政黨而言，把目標設定完了以後，怎麼把這個目標具體的能夠實踐，是我們現在正在做的努力。

這邊有黑板嗎？可以拿黑板來給我嗎？因為我希望可以跟各位分享的內容其實在我的腦袋裡，我的腦袋裡畫得很清楚，我在想說如果有黑板之類的東西，我把它簡單地畫出來給大家會更清楚。

大概三個月以前有來過這個地方，跟我等下講的事情沒有關係，那個是蔡明憲老師他們的團隊在這邊辦有一個活動，我那天來這邊的時候，其實有一點耍寶，因為我從台北坐的是直達的高鐵，他只停台中跟高雄，結果我在高鐵上面太累，我睡著了，然後我醒來的時候我已經在嘉義，然後我很想下車，但我沒有辦法下車，所以我必須要坐到高雄下了車，然後再從高雄坐回來台中趕到這邊，所以本來應該是晚上七點鐘開始，一直拖到晚上九點鐘開始，然後搞到晚上10點半，然後為了要趕最後一班的高鐵才趕快離開。

我等下會跟各位講的內容跟時代力量的政見會滿清楚地結合在一起，時代力量提這些政見出來代表了我們接下來進入國會了以後，我們希望能夠達成的改革目標，這些改革目標的規劃並不是時代力量成為一個政黨以後才開始思考說我們要做哪些事情，而是說參與時代力量的這些朋友他們之所以會聚成一群人決定要做這件事情是在他們加入時代力量以前，可能自己已經在各個不同的戰鬥位置，譬如說柯律師她比較投注的是在環保的運動，那我個人比較投注的在於是跟法律還有我們政府的憲政體制，還有人民的基本權利有關係的運動，那邱顯智律師在新竹參選的那位，他長期都在投入對於很多社會運動的辯護的案件，特別是在勞工的權益上面，關廠工人的案件，他做了相當深入的投入。

我等一下會跟各位講的內容大概是我自己投注的比較深入，那而且在時代力

量我們推出的第一波的政見當中我們所提出來的一些主張跟一些想法，我相信各位今天坐在這邊，在以前的不管是各位在學校裡面的學習，還是在社會上面對於很多重要公共議題的關心，大家都可以看得出來說，對於現在的馬政府非常的不滿，你如果很滿意馬政府的施政表現，今天我相信各位不會坐在這裡。

下一個問題是說，對於馬政府不滿的這件事情，大家可能會在你的生活經驗當中你所關注的一些議題，去觀察到馬政府的作為，那去看到他所做的一些施政表現，跟你自己的想像，跟你自己的期待出現了相當程度的落差，那下一個問題變成了是說，這件事情是怎麼發生的，以及你如果要去處理現在的狀況的時候，你可以面對，或者是你可以採取的具體的改革的手段是什麼。

我盡量不要用很抽象的，就是好像在上課一樣的方式跟各位講，我就從大家可能回憶當中具體的例子來說明，我們拉得稍微遠一點點，因為今天來的朋友都很年輕，我先問一件事情，2008年的時候你們在做什麼？因為2008年的時候是馬英九上台的時候，那個時候有一個野草莓運動有聽過的舉手，你沒有聽過野草莓運動，因為現在是2015年，2008年是七年以前，我推斷你大概18、19歲左右，所以你那個時候11歲嘛，沒有聽過是很正常的現象。

但是我們拉比較近的事情，就是前幾天有一些高中生他們衝到了教育部裡面去，結果看到學生被逮捕，記者被逮捕，那當然從運動的策略上面，在那個時間點選擇衝入教育部的部長室是不是一個好的運動策略，我先把它放到旁邊去，因為那個必須要是一個獨立探討的問題，如果我們今天是運動幹部的策略座談的話，我們可能可以比較深入去討論這樣一個問題，但是今天不是那樣的場合。

我用一個例子去當作開頭就會變成了是說，從很多公民團體的角度，各位這一兩天在蒐集到的輿論上面的訊息會認為說，對衝進去教育部的那些學生，可能有一些媒體，包括了像中國國民黨或者是洪秀柱，他們會有一些比較直接的指責，說你這是完全是違法亂紀的行為，破壞國家的法治基礎等等等等，但是在另外一方面你又會看到說，反黑箱課綱的同學們他們很憤怒的事情是說，這樣子一個透過黑箱違法程序所做出來的課綱，教育部竟然要在8月1號的時候讓它如期上路，他們已經好幾次跟教育部長說希望跟他溝通，但是沒有得到任何善意的回應，他們才採取這樣子的手段。

那2008年的時候所開始的野草莓的運動，他發起了一個很重要的原因是說，

那個時候馬政府開始跟中國交流，所有一個中國的官員叫作陳雲林他跑到臺灣來，那個時候為了跑去跟陳雲林抗議，所以有很多的記者，有很多的公民，有很多的學生，那個場域不是在教育部的空間內，是在台北市的公共道路上，那個時候你有在台北市行走的時候，你會發現一件很可怕的事情，那件可怕的事情是說，很多重要的道路跟公共空間都被蛇籠拒馬所限制住，那個時候有很多民眾他們跑去跟陳雲林抗議，抗議的時候為了要去彰顯臺灣的主權，所以有很多人去抗議的時候是揮舞著能夠代表臺灣主權的旗子，你如果比較年輕的朋友沒有看過畫面的話，現在新聞資料的保存，在網路上面非常的方便，我會建議你們可以去看看那個時候的新聞，或者是陳導演他所拍的紀錄片，我相信那些在網路上面現在都很容易可以拿得到。

去抗議拿著代表臺灣主權的旗子，你會看到滿有趣的現象，那個有趣的現象是，有人會揮綠色臺灣共和國的旗子，但是有人會揮是中華民國的國旗，那當然從比較重視臺灣作為一個，比較重視臺灣主體性的朋友，有人會揮那個綠色的旗子，有人會揮中華民國的旗子，那時間再更久一點或者是有很多朋友對於不同的國家定位的主張有更進一步的認識的時候會發現說，其實這兩群人他們對臺灣有共同的愛，但是他們的政治主張其實不太一樣，那我要強調的是說，他們對於臺灣有共同的愛，但是他們的政治主張不太一樣指的是說，我們先不要做一個價值的預設，說揮綠色旗的人跟揮中華民國旗的人哪一個人的策略會比較好，但是在這兩群人中間，我相信有個共通的底線，那個共通的底線就是說，當一個公民在公共空間為了要去捍衛臺灣主體的尊嚴的時候，跑去跟中國來的一個官員抗議，這個權利必須要得到保護跟尊重。

那個時候有記者也是要採訪這樣子的抗議活動，那個時候有記者被打，也有記者他的攝影器材被沒收，那他的採訪自由跟他的採訪權利也受到了非常嚴重的侵害跟剝奪，跟前兩天各位在新聞畫面上面看到不是有三名記者進去採訪，後來一樣攝影器材被沒收，現在可能還會面臨刑事的追訴，甚至教育部在說，他們搞不清楚是他們帶領學生，還是他們是進去採訪，那當然你如果有去參與這些運動的人都會知道說，其實你如果有去參與這些運動，你就會知道那三名記者絕對不可能是帶著學生衝的人，第一個邏輯是，當攝影記者要帶著學生衝的時候，以我對於現在參與這些運動的同學們的認識是學生也不會逼他們，就說他帶頭要衝，後面的學生會說你是誰啊，我為什麼要跟你衝？

第二個事情是，他們是真的是記者，因為有一個是宋小海，他是苦勞網的記

者，還有一個是林雨佑，他之前是新頭殼的記者，後來為了要寫論文，所以從新頭殼離職，現在變成獨立記者，他們是有這樣子的場合的時候，你常常可以看到他們的身影，他們在那邊所扮演的角色就是把在場的情況很忠實的記錄下來，所以教育部的人不是無知就是惡意要去抹黑他們，事實的真相即使我沒有在現場，我看到那三個記者，用我的common sense去判斷，就絕對不可能他們號召學生去衝，因為根本沒有學生會聽他們的話，那些一定是學生他們自己透過他們內部的一個程序決定要去做這樣子的事情。

那但是重點並不是說被煽動還是怎麼樣，重點是說從2008年到2015年，雖然空間不太一樣，雖然主題不太一樣，但是我們看到了相同的...為什麼有人在笑，從2008年到2015年我們看到的是雖然空間不太一樣，主題不太一樣，但是你所看到的現象跟背後的成因是相關的，2008年陳雲林的事件我們看到背後的是中國的因素，中國對臺灣侵略的野心，2015年所看到的反課綱是馬政府他為了要去維持所謂他們黨國思想下面的大一中架構，要去改變我們年輕的一代對於我們作為一個國家在歷史上面的認識以及在憲法上面的認識，這個是第一個我們可以看到它背後的成因是相同。

那第二個是在這個成因的背後，你看到的是我們作為一個公民在憲法下面所應該享有的基本人權，這個基本人權在對抗這些國家的權力的時候，所謂對抗這些國家的權力是，行政權他所使用的國家權力，你看到的是不管是空間的禁制還是警察對於那些人他所採取的強制手段，那些權力都是行政權的一環，那也就是說，我們抽象地去排除了中國的因素在背後所扮演的角色，你會看到的另外一個衝突是說，當國家機關違法濫權的時候，透過警察違法濫權的時候，跟人民的基本權利產生了直接的衝突的時候，這個時候對人民的基本權利我們可以透過什麼樣子的方式來加以保護。

我剛講2008年的野草莓運動，跟2015年大家前兩天所看到的事情，做這樣子的一個抽象的兩者之間的比較的時候，對於各位在認識為什麼現在出現所謂第三勢力的政黨會很有幫助，為什麼我說會很有幫助，你可以把它放在...你其實可以把它放在這個象限當中觀察，其實這個象限如果要畫得比較好的話，它應該是三度空間，所謂三度空間還有待精細在層面上面你到底是採取左還是右，所謂左就是可能比較重視的在社會上面所產生的經濟果實應該要由這個社會上面的人比較平均的來加以分配，比較富有的人他應該在整個社會整體責任上面去盡比較多的責任，那以比較現實的情況來講的話，就像我國的全民健保制度，你可以

有一個思考的出發點是說，在我國的全民健保制度下面這是不是一個好的制度，你有兩種思考的模式，一種思考的模式就是你生病，那你去看醫生，你去看醫生要錢那是你家的事情，你作為一個人你可以透過自己的努力去賺錢，那你賺了錢你去看醫生，那你說我賺不到錢所以我沒有辦法看醫生，很右派的思想就是說，你沒有錢去看醫生那是你家的事，國家在這件事情上面沒有扮演任何的角色，因此你如果沒有錢去看醫生，沒有錢去買食物，你病死餓死那是你家的事情，因為你自己不夠努力，這個是一種想法。

那另外一種想法是，國家在這個我們作為一群人要繼續生活下去，彼此之間應該要相互扶助，因此我們建立一個全民健保的體系，我們希望自己成為一個什麼樣的社會，成為一個什麼樣的國家，這件事情是我們大家可以共同來決定，一個右派的跟一個左派的兩種不同的思維模式之下，在訂很多國家政策的時候，他會產生不一樣的看法。

我們姑且先把左右這個象限先拿掉，我只是剛剛跟大家講說你要把左右象限再放進去的話，這邊還要有另外一個軸，看起來是一個立體的，那我們就先從獨跟統，然後自由跟威權這個象限來看，馬政府他會導致這麼多的民怨，事實上他的象限落點是非常靠近這裡，就是他偏統而且偏威權，所謂偏威權就是說，你們站出來抗議的都是一些壞份子，我可能抗議我抗議各式各樣的內容，就是你們抗議的都是一些壞份子，所以我們必須要用社會的和平安寧秩序很重要，所以我要極力地鎮壓這些違法脫序的行為。

那在這個象限當中，有一些人是對要走向統一這件事情根本就高度不滿的人，那以臺灣過去這一二十年，大家共同努力的成果，現在在政治的傾向上面會希望靠這邊的人已經非常少，大概按照不同的民調，等下徐永明老師民調的專家，長期在關心臺灣的民調，可能可以跟各位做進一步的補充，但是會偏向於這邊的非常非常少，大概低於10%，有另外一邊其實比較多的是走邊，只是說走這邊走獨的論述跟策略不太一樣，走獨的論述跟策略不太一樣，這些論述跟策略如同我一開始跟各位說明的是，我不認為有其中的一種論述或者是策略是100%的正確，可能在不同的論述或策略後面都有他的一些想法跟他的道理，譬如說如果比較極端的這邊，他可能會主張說，現在的政府根本就是一個非法的政權，臺灣的地位還沒有定，甚至有人主張說臺灣事實上是屬於美國領土的一部分，然後在美國政府的授權下面組織臺灣民政府，有聽過臺灣民政府嗎？什麼？應該是，他們好像在台中這邊有一個很大的，他們好像在台中這邊有個很大的聚點。

從那個光譜到比較溫和的就變成了是現在主流的看法，不要說主流啦，比較多數人的看法是，就是中華民國在臺灣，當然有很多人對中華民國這四個字很感冒，但是重點是什麼，重點是在台灣這件事情上面，在思考這個問題的時候，重點是什麼，重點是說我們現在掌握國家權力的政府，他的權力由何而來？他的權力事實上是從2300萬人所授權給他，如果是從2300萬的人透過民主選舉的方式所授權給他們的話，那你大概就比較難去挑戰這個政府掌握權力的正當性，因為那個是人民授權給他們，那個跟我們在1991年、1990年以前，國會全面改選以前的那些取得權力的人，包括了國民大會代表、立法委員、蔣介石、蔣經國，他們是沒有透過合法選舉的方式就掌握了那個權力，完全是兩碼子事，因為在那個之前，他們的權力來源是中國國民黨所謂的法統，是在以前他們逃到臺灣來以前那邊的人去授權給他們，但是在臺灣從來沒有全面的民主選舉把這個權力授權給他們。

那這樣子的一個歷史的因素也讓我們在統獨的這個光譜上面，現在開始有出現不同的聚落，你如果問我說，就時代力量的角度來講，在這個光譜上面，我自己的定位，時代力量在這件事情上面，我們所處的位置要由時代力量所有參與的朋友大家共同來討論，大家共同來界定，但是以時代力量在黨綱裡面所界定的就是臺灣還不是一個正常化的國家，追求正常化的國家是時代力量要去努力的方向。

那在策略上面，我個人的想法是我會走的是穩健台獨的路線，什麼叫穩健台獨的路線，可能以後有機會再跟大家分享，重點是什麼？在這個象限下面，有一些朋友對，譬如說就民進黨的光譜，有很多朋友會觀察說，民進黨現在往中間走，主張要維持現狀，雖然所謂的現狀是什麼可能大家有不一樣的詮釋跟討論，那這樣子的主張民進黨他要透過選舉政治來改變臺灣的這條路線，特別是蔡英文總統，蔡英文主席她要爭取總統大位的時候，在政治光譜上面他會希望盡量往中間靠攏，他們自己策略的考慮，那但是當民進黨往這邊靠，民進黨我相信還不會走到統的這邊來，就是往獨的光譜再往中間走的時候，就會引發對於要將臺灣打造成一個正常國家，長久以來懷抱這個夢想的朋友他們就不太滿意。

那各位從媒體上面也會發現說，可能最近有一個新的台獨政黨叫作台灣獨立行動黨，彭明敏老師他們組的，那他們可能在這個象限上面，跟時代力量的定位是一樣，以我現在目前的了解是差距不會很大，但是他們可能會比時代力量就是

更往光譜那邊走, 所謂更往光譜那邊走並不是說時代力量不主張台灣要獨立成為一個正常的國家, 而是他們可能認為我們在策略的選擇上面還不夠, 我想想看華文要怎麼講, 還不夠aggressive, 就是還不夠激進, 好啦, 我們暫且啦, 用激進這兩個詞來形容好了, 可能認為還不夠激進, 但是我們跟那個政黨彼此之間還是保持了非常善意的溝通, 那看未來在選舉當中彼此能不能夠合作。

但是我要強調的, 今天要跟各位說明的是, 那個光譜其實不是只有這個, 還有這個象限, 所謂還有這個象限, 而且我特別的是用《集會遊行法》跟2008年的野草莓運動作為例子是說, 2008年野草莓運動開始的時候, 有很多民間團體事實上對民進黨也是很不滿, 我為什麼說對民進黨很不滿是, 他們可能把民進黨的座標開始設定在這裡, 就是你是...但是你也很多地方做起來還是滿威權, 那當然你要去, 我不是說把民進黨貼這樣的標籤是對的, 我要說的事情是, 為什麼會有一些民間團體他們對民進黨會有這樣的抱怨, 兩件事情: 第一件事情是廢除集會遊行惡法, 把集會遊行禁止人民, 對於人民行使憲法集會遊行的權利進行高度管制這樣子的一個目標是長久以來很多人民在共同努力推行。

但是從2000年到2008年, 民進黨政府執政的時候有兩個問題沒有解決, 第一個問題是他沒有把《集會遊行法》給廢止掉, 沒有做修正, 其中一個可能解釋的理由是, 因為民進黨在國會是少數, 他推不動, 但是這個理由可以解釋為什麼民進黨, 或許可以部分解釋民進黨在國會當中沒有去修集會遊行惡法, 但是有另外一件事情沒有辦法解釋是說, 2000年到2008年因為違反《集會遊行法》而被起訴的人, 就是遭到刑事追訴, 起訴的人數反而比在2000年之前人還要多, 這個你叫很難解釋說這個可能不是單純只有修法或不修法的問題, 而是當你作為一個執政者拿到權力了以後, 你往往會發現說, 其實那個權力很好用, 警察也很好用, 《集會遊行法》繼續留下來對於他們要控制一些事情會有幫助。

所以當有些人他們是站在這裡的光譜的時候, 那他去看現在民進黨對於站在這個的光譜的人的批評的時候, 他會面臨到有一些人另外的批評是, 有一些人的光譜可能是比較站在這裡, 他的光譜會比較站在這裡, 這個光譜的人我比較講的是以前的姚立明, 就現在的姚立明跟以前的姚立明是兩個不太一樣的人, 因為現在的姚立明大家都會感覺到說他就是柯P的...某個程度上他跟柯P有一些結合, 但是實際上面的關係是什麼不是很清楚。

但是我說以前的姚立明是, 他們可能是比較站在這裡, 但是他是比較傾向於

什麼，傾向於自由，所以他在跟民進黨對戰的時候，他取的軸線是會批評威權的這一塊，簡單的來講就是紅衫軍，從紅衫軍的立場，今天阿扁總統是不是有貪汙，他的貪汙是不是被國民黨誣陷，然後動用國家的司法機器去入他於罪，從現在的一些表現，從現在事後的一些刑事追訴的結果大家可以慢慢看得出來，但是從他們那個時候的角度是說，那我出來抗議政府，應該是我的基本權利，那個基本權利本身是不是有受到國家機器的打壓，所以他們在對戰的這個軸線就不是走統獨的路線，他是在自由跟威權這兩個的路線。

因此在這個部分交戰受批判的時候，到2008年的時候，我很喜歡，雖然我知道現在有很多朋友對蔡英文主席想要比較穩健的中道路線有很多批評跟不滿，但是我必須要老實講，從我個人的觀點，我2008年第一次看到她在自由廣場的時候，我滿欣賞的一件事情是，她2008年到自由廣場跟參與學運的野草莓的學生講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先代表民進黨道歉，他為什麼要先代表民進黨道歉？她道歉的是，因為那個時候的主軸是要廢除集會遊行惡法，民進黨政府在執政的時候做得不夠多不夠努力，她為了這件事情道歉，我覺得這件事情是好的，雖然這件事情老實講跟他關係不是非常的大，但是呈現這樣的態度本身是好的，但是從2000年到2008年的經驗會讓很多人開始懷疑一件事情，所謂懷疑的事情是說，2016年以後，如果國會讓中國國民黨真的不過半，或者是中國國民黨加親民黨沒有過半的話，集會遊行法會不會真的被廢掉，或者是改成集會遊行保障法，針對這種未來的事件，有兩種不同的名稱，我是比較相對樂觀的人，所謂相對樂觀的人就是說，我相信到那個時候民進黨的朋友應該不敢，從以前得到的教訓應該不敢去不跟大家一起努力把這個法給修好。

但是你要做到這件事情，你還是要說有一個對我們的基本價值很堅定的政治力量，讓民進黨不至於出現他過去所出現的妥協，甚至有些人退步，那我一向是講話比較，對於友軍我一向是屬於講話比較溫和的人，就是我用詞比較大的通常是對馬那邊，所以我會說不會出現以前的妥協這樣子的用語來加以形容。

第二個事情是，各位知道去年的太陽花的運動，在處理的是黑箱服貿協議，那個時候喊出來的很重要的訴求是先立法再審查，立法就是要立兩岸協議監督條例，這件事情我也可以跟各位報告說，一開始的爭執不是從服貿協議才開始，是2010年的時候就開始，什麼叫2010年就開始，2010年的時候，那個時候馬英九就跑去跟中國簽了ECFA，就是兩岸經濟合作架構協議，當ECFA簽署的時候，整件事情的真兇浮現上來，所謂浮現上來是說，馬政府去跟對岸簽了ECFA，這個

東西要不要國會審查，這是第一個問題，第二個問題是，如果要國會審查的話，國會如何審查，這是第二個問題，那個時候在交戰的時候，對不起，我還剩幾分鐘？

(15)

好，沒關係我把這個例子講完就收掉，那個時候在跟馬政府交戰的時候，民進黨，我先不要講民進黨好了，公民團體的立場是當然要國會審查，這個牽涉到了行政權控制了民主機制，要不然他去簽什麼東西，都不用回來國會審查那還得了，第二個事情是，如果國會要審查的話要怎麼審，是整本表決你只能有一個答案叫作YES or NO，你要就整個吞下去，要不然就整個都不要，還是可以改內容，所謂可以改內容就是逐條逐審，我這條我不高興，我覺得侵害了臺灣的利益，我認為要怎麼樣修正我可以審。

那個時候社會上面絕大多數的共識是要國會審而且要逐條審，下一個問題是要怎麼審，那個時候其實早就發現了，就兩岸協議監督機制是欠缺一套完整法律程序，所以先立法後審查的要求，就是要訂兩岸協議監督條例這件事情其實在2010年的夏天的時候，民間團體就已經很積極的打理出來，但是因為那個時候ECFA它所引發的爭議太大，所以這個訴求被另外一個訴求給淹沒掉，所謂給淹沒掉是說，在媒體上面比較看不到，在媒體上面比所比較會看得到是ECFA要公投，就是要透過人民公民投票的方式來決定我們要不要跟對岸簽這個東西。

從ECFA會影響臺灣未來深遠的角度來看的話，交給人民公民投票這件事情是有絕對的正當性，但是那個時候馬政府他不願意這樣子做，現在我開始講民進黨的角色，民進黨在第一時間的時候，他事實上支持ECFA要公投，那也是我記得小英總統第一次帶群眾上街頭，然後在中山南路上面濟南路，就ECFA要公投這個，結果後來民進黨回去可能看了民調數字，開始從這個立場撤退，所謂從這個立場撤退就是，他不喊ECFA要公投，那個時候民進黨所提出來的公投提案，你們如果仔細去看很有意思，他是要公投說這件事情要不要給人民公投，就是我先舉行一個公投，公投如果是要給人民公投，那再給人民公投，如果不給人民公投就不用給人民公投。

那個時候有很多民間團體跟台派的朋友就覺得很怪，說你為什麼會去搞這個東西說你要去公投要不要給人民公投，你就直接主張說人民應該有權利去公投

ECFA，民進黨後來會提出那個題目，我說受到民調的影響是，他們事實上有看過民調，所謂看過民調是那個時候大概有六成的人事實上是贊成跟中國簽ECFA，但是這個時候你就會看到一個政黨他對於那個價值堅持的態度到哪裡，因為那個時候他有兩個可能性，一個可能性是說，透過不斷地揭露跟說明讓大家了解到ECFA可能會帶來的風險，交給人民決定，我們那個好處跟那個風險跟壞處兩者之間要如何取決，另外一種就是看到那個民調數字的人都覺得算了不要這樣子搞，因為如果問大家的話發現贊成ECFA要公投的比例滿高的，所以我就推一個公投題目叫作你是否同意要不要簽ECFA要交給人民公民投票，因為在政治上這是一個很簡單的位置。

但是即使是很安全的位置，被公審會駁回了以後，民進黨在這件事情上面就撤退，真的接下去做的是台聯，就台灣團結聯盟，他們推了三次ECFA要公投，雖然後來都被公審會給駁回掉。2010年的這個例子，我現在要拉到的是2014年，2013年到2014年，2013年夏天當馬政府簽黑箱服貿的時候，民間團體跟學者還有部分的學生，就那個時候剛成立的叫黑島青，就馬上集結起來，成立一個反黑箱服貿聯盟，那個時候大家在推的時候，第一個是反黑箱服貿，要求人民對服貿這件事情，國會要可以實質的參與，人民要可以監督，而且我們要兩岸協議監督條例，其實先立法後審查，以及要兩岸協議監督條例這件事情絕對不是太陽花運動的時候，突然在那邊蹦出來的想法，早在2010年簽ECFA的時候就開始，到2013年的時候還是繼續下來，但是從2013年的夏天到2014年的3月初，我可以跟各位負責的報告一件事情是，我們要求先立法再審查的這個訴求從頭到尾民進黨都不願意背書，最後一次的機會是在三月，進去是318嘛，最後一次的機會是3月10號，大概是3月10號前後幾天，在318前的一個周末開了一個記者會加座談會，那把這個訴求拋出來而且要各個黨團來，民進黨不是沒有派人來，有派人來，但是來的立場就是他們不願意堅持先立法再審查，他說啊沒有關係啦，就按照我們現在的狀況就開始進行實質的逐條審查。

但是你如果是採取這樣子的立場的話，我們會很擔心啊，所謂擔心是說，在那個時候國會結構下面，而且有一些重要的價值你如果沒有堅持住的話，接下來會很糟糕，所以後來就發生了張慶忠30秒以後，大家衝進去的事情，我相信接下來的事情大家都可以理解。

經過那場運動以後，確立了一個原則就是先立法再審查，這個沒有問題，現在不僅僅是民進黨突然對這個立場異常的堅定，連中國國民黨也要拿香跟拜，就

是說好好好，那這個我們也同意，現在一個問題變成了是說，不好意思，就是我們如果要堅持我們的價值的話就是，你要行政院版還是要民間版，這個問題為什麼重要，我們在運動的時候提出了說要符合那五大原則，民間版的兩岸協議監督條例，就是這個國會審查要搞真的，人民要參與，資訊要透明，這些原則國民黨搞一個不監督條例，所謂不監督條例就是讓行政權完全主導，又把以前黑箱的程序把它法制化。

現在的政治情勢突然變得很詭異，什麼叫作突然變得很詭異？因為國民黨應該會什麼，輸掉總統，我相信正常的人應該不會有人預設國民黨將贏得總統大選，到目前為止還看不出這樣的氛圍，對於中國國民黨來講，他們要想的是，對不起，我不應該這樣子說，我不要從國民黨的立場來想，就是從人民的立場來講，你願不願意把當初馬英九那樣子幾乎不受控制的權力交給蔡英文？我就問這個問題就好，因為我們現在如果要追求的是，一些價值透過制度的設計能夠被貫徹的話，可能就沒有辦法因人而異，那當然我也比較喜歡蔡英文，我非常討厭馬英九，那但是你如果要我主張說這些權力給馬英九我不要，但是給蔡英文我可以，這樣子我們臺灣就會陷入了一個回到人治的國家去，就是這個國家好不好就看上去的那個人怎麼樣，當然人很重要，我沒有意思說人不重要，人還是很重要，但是人拿到權力以後到那個位置上面，他的想法可能會隨著他的立場的改變而改變。

我剛剛講的集會遊行法那是一個很清楚的，非常清楚的例子，現在兩岸協議監督條例一模一樣，就是我到目前為止在觀察民進黨的朋友，包括蔡主席本身，到現在都還沒有清楚地拋出一個承諾，那個承諾就是2016年假設讓民進黨國會過半的話，他會不會堅持民間版的兩岸協議監督條例，聽得懂嗎？那為什麼我說他會不會堅持民間版的兩岸協議監督條例？因為從行政權的立場來看是，不要給我干涉，我事情會比較好做，他們有可能，非常有可能拿到行政權，拿到總統，但是從民進黨的角度來看，他可能不會要民間版的兩岸協議監督條例，過國民黨的不監督條例，從行政權的角度上面來看反而會比較好，但是我要問的事情是說，從人民的角度上來看，從未來制度推展的角度上面來看，我們要什麼樣的版本對臺灣才是好的，你如果問我的話，我還是會堅守這條線。

我剛所講的那兩個例子，充分的去說明了為什麼我們一方面從大局的角度上面來看，我們要追求的第一個目標是絕對不能讓中國國民黨加親民黨過半，絕對不能做這樣的事情，因為如果做這樣的事情的時候，如果發生了這樣的狀況的時候，2000年到2008年阿扁總統在施政的時候，被國會掣肘那個夢魘會回來，現

在親民黨感覺好像是一個新的第三勢力的代表, 但是各位可以去回顧一下親民黨從2000年到2008年幹了什麼事情, 當然你也可以回想親民黨過去幾年幹了什麼事情, 結果想了一下沒有任何結論, 因為親民黨過去幾年真的什麼事情也沒有幹。

因此你要了解這個政黨他的屬性跟他的立場, 從2000年到2008年他們在國會幹的事情會是一個比較清楚的指標, 所以第一個重要的目的當然是不可以讓中國國民黨加親民黨過半, 民進黨現在好像有一些意思最後要跟親民黨合作, 我希望這件事情不會發生, 因為如果真的發生的話, 那真的是與虎謀皮, 對臺灣不是好事, 第二個事情是, 即使在這個大的戰略目標下面, 我們還是希望能夠有一股有力的力量, 在國會裡面跟民進黨就進步的法案合作, 但是就一些重要的事情上面, 我們要跟他競爭, 要對他產生牽制的效果, 講得比較通俗的話, 有人說要成為防腐劑, 你要這樣講也不行, 就是說我也不會否認啦, 因為我們2016年目前選戰目標設定下去, 設定的是5到7席, 能夠發揮關鍵的力量。

除了防腐劑以外, 希望更進一步扮演的是說, 我們喊出來的重要價值, 伴隨我們法案的提出, 會壓迫民進黨的人必須要跟隨, 這樣的事情不是不可能, 你從過去幾年臺灣公民運動發展的角度就可以很清楚地看得出來, 不管是當初反媒體壟斷運動以後, 我們要訂反媒體壟斷專法, 或者是洪仲丘的事件, 白衫軍的運動以後, 要廢除軍審法, 每一個在國會當中, 政治部門他所提出來的重要的政治訴求的改革法案, 事實上都是跟著什麼, 跟著重要的進步價值力量, 運動去闖出來的時候, 拿下根本, 但是最後有一些沒有辦法成功, 問題也都卡在國會, 就中國國民黨目前國會控制過半的結構, 所以我們一方面投入這次選舉, 在近期希望改變國會的結構, 另外一方面是進入了國會的結構以後, 我們希望繼續扮演引領進步價值的角色, 提出具有進步性的法案, 逼迫民進黨的朋友他必須要跟著這些法案, 而不是往光譜的另外一邊開始走以前我們曾經看過的回頭路。

那這個是在近期就我一開始跟各位所設定的很抽象的目標, 時代力量在接下來半年的選戰以及進入了立法院以後, 我們希望自己可以扮演一個角色跟對於朝向我們的理想邁進能夠發揮的功能, 時間大概就到這邊, 我就先結束, 謝謝。

(掌聲)